現代江湖實錄之五

陸猿

由長歌

一〇一：神神秘秘

客家周曰：「然，如果有估錯，掛鐘亦清時辰方位，汪國昌一定計好數，然後調動位置。阿松，今晚但同我師妹入賭場，跟來一定會落重注，你點向王經理交代？」

鬍鬚松曰：「有客到，有理由阻止但，而且，但又有出手，有暴露門，客家周曰：「哼，如果搞掂汪國昌，你準備點？以後揚不揚？如果唔揚，可以落重槌，打跋脚亦可以食過世。」

鬍鬚松曰：「搵到銀，我當然唔揚喇。」

客家周曰：「好，我地一於咁辦，今日又奇嘅，以前跟開汪國昌落注班賭徒，點解一個都不見。」

鬍鬚松曰：「個班賭徒？仆直喇，汪國昌成廿日有來過，今次來一定大劇。」

客家周曰：「佢計準時間者矣！」

阿占曰：「我估佢會萬萬聲落注。」

汪國昌與師姐容當晚十一點到賭場門外，汪國昌叫師姐容企在一邊，但本人則跳來跳去，行一步唸一輪咒，嘴都郁，旁人當然不知佢搞乜鬼，以爲佢學舞步，師姐容心中有數，吼佢行完，問曰：「國昌，問佢：「國昌，你搞乜鬼嘢？」跳來跳去，佢又有出手，有暴露門，唸唸有詞？」眞奇怪。

客家周曰：「哼，如果搞掂汪國昌神神秘秘，在師姐容耳邊曰：「海倫，你知嘢，要贏錢一定要配合時辰，剛啱我就係計數也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行來行去，咁就可以計到數配合時辰？」

汪國昌曰：「然，你不知咁多，我亦好難講得明，而家我地入去發財。」

汪國昌同師姐容由大門入去，入到賭場，汪國昌又叫師姐容企埋一邊，但自己詐作跛步，行來行去，普通人不會留意佢，不過閉路電視控制室的鬍鬚松，則牛咁眼睇住。

推測她與電視台簽歌星合約，就可能與我的上司梁國棟有關係。並非敏感，從那個早上在電視台他交給我一盒猪油糕，與前一晚阿三姐代主人送我的一盒，我找到印証——梁國棟是與她認識的。梁先生是製作部經理，他不是延聘藝員、歌星的人事協調經理。但作爲製作主持人，電視台的高層人士，又受到董事長和總經理器重，他介紹一個歌星簽約，是輕而易舉的等閒事。

再過十分鐘光景，傳來一陣輕盈的歌聲。傾耳細聽，曉得是文霞的歌聲。唱的是一首情歌，仍離不開哥哥妹妹，愛愛恨恨，纏纏綿綿，沒有多少人間的生活氣息，但還動聽。

風言蜂語

走得更快

立秋已過。

百貨公司已走在前頭。

好過不鳴

去年警鐘誤鳴二萬次。

如果應鳴不鳴則慘矣！

恐該設防

美國實施產品來源証，影响本港紡織業。

香港也要實施保護了。

開心

舞時莉莎仍照平日對待樂易斯的態度，親熱、擁抱緊一點，都可以，但她不同他熱吻，行吻禮之吻便無所謂。樂易斯已從內心敬服她，不敢藐她。他簡單請教她：「我現在坦誠說我心中的話，願照你姐妹的安排，規定今後我應付這件等於麻煩的事。」

「那可當眞？」她一笑雀躍，同他歸位。莉莎道：「我們可以簡單列出你今後的步驟，回頭我說，你記下來。現在不用急，我去客串表演，經理見我們來到，感激不盡，這家最後一場是十二時，主角菲菲生病了，臨時在兩小時前來電話，我已應允單人表演十五分鐘舞，完了我們再走。」她解時離開去後台，化妝準備去了。

「可有酬給她？」樂易斯倚着尤娜，握住她的手，感嘆地道：「你兩人都是純善的人，臨時她客串，多少報酬呢？我想知道。」

「有行規的，莉莎同我的等級，和菲菲一樣，是巴黎個人表演的頭十二人。代理客串是一倍，不少了。」她沒有說出數目，樂易斯未便追問。台上亮出了銀燈字幕：「菲菲小姐臨時因病，須休息三日。自今夜起，特聘莉莎女士客串三夜，時間是有移動，敬請注意……」尤娜快快講給樂易斯道燈光宇：「一共應允三夜，因爲莉莎明夜和我，後夜她一個人，我們都有自己的地方出演。」

「通告并未道歉？」他注意到這點，客人各有酒座，都是紳士淑女，一點沒有反應。舞樂暫停，改奏娛樂慢樂，客人歸位，燈光改動顏色，歌壇垂下幕來，一如香港夜總會的開始夜場歌唱、或表演的樣子。

尤娜輕輕摟住樂易斯：「她這種十七色燈舞，你沒看過的，而且沒有字幕預告，你注意，多靜呀！」她輕吻他一下，手緊緊握住他的手。忽然一下漆黑，台上現出兩枝紅、紫燈的圓光來。忽然黑漆的台正中，光射成一朵白色，一個美麗的面孔出現，只一個臉形出現——原來莉莎全身是黑紗裝。

「好！」全體鼓掌，禮貌地歡迎，只有一個人叫這一聲堂采。燈光變深藍，黑紗衫已不見，她變了水紅加淡藍的舞紗，隨音樂飄飄獨舞，似鳳凰，似蝴蝶，而衣裳隨燈光變色，并且由飄飄然的仙子，漸漸換了樣式，全身包在肉色紗內，看去比赤裸更光彩，舞步也隨音樂韓變了快旋律，有說不出的美妙，觀衆所見，早沒了舞台，只是藍色夜空之中，一個「無邊仙子」在虛無縹緲之中飛翔、旋轉。

園綠 女士 文 禁

小太本資金百萬八：一〇一

星空怪物

嘴子口号空搜船故事

文：嚴沙 畫：家鳴

（一一八）受多娜說道：「不用怕，他們可能仍活着。」摩地方，從此不再被哈隆和查爾頓迫害了！」摩加說道：「我要返回去和族人在一起。」司馬登同意他返回去看看，但仍要回搜空船，因加洛夫醫官仍要繼續研究。便命受多娜，陪同他一齊返海子星球。

（一一九）受多娜道：「我猜，你們那千多名族人，已返回你們的奮，他又可以重返家園，而且，被了，他又那裡知道，千多名族人，也有大部份捉回集中營，而小部份則被困在危險的沼澤區域，還未能逃出生天！

（一二〇）受多娜駕駛飛船，載了摩加，飛離搜空船。摩加十分興奮，他又可以重返家園，而且，被查爾頓捕捉了去的千多名族人，也回去了，他又那裡知道，千多名族人，有大部份捉回集中營，而小部份則被困在危險的沼澤區域，還未能逃出生天！

（一一八）受多娜說道：「不用怕，他們可能仍活着。」摩地方，從此不再被哈隆和查爾頓迫害了！」摩加說道：「我要返回去和族人在一起。」司馬登同意他返回去看看，但仍要回搜空船，因加洛夫醫官仍要繼續研究。便命受多娜，陪同他一齊返海子星球。

這麼悲觀，他們可能仍活着。」摩加說道：「他們沒有死那就好了，害了！」摩加說道：「我要返回去和族人在一起。」司馬登同意他返回去看看，但仍要回搜空船，因加洛夫醫官已研究成功這種還原藥物，注射到身體上，他們便可和我一樣，不再是蜥蜴人。我知道你和族人，已使哈隆釋放我們的司馬登船長，已使哈隆釋放我們的族人，我眞的不知怎樣感謝？」

心魔

原治魔

七〇：夢與現實

稍夜回房，沒有情緒寫東西，也沒興趣閱讀，亦不想聽音樂。看看手錶，十一點鐘過些。並沒有睡意，我懷疑——剛才與女房主、女歌星、隔洋地下天、舊愛侶，在餐桌邊的歡叙、碰杯，談往說今，是不是眞的有那麼一回事？抑或是一個夢？

不是夢，隔着窗口，我聽見隔壁書房傳來「絲絲沙沙」穿拖鞋走動的脚步聲。我想——也許這次意外逢，差不多兩小時的相叙、對談、喝酒、吃年輕時同喜愛的菜式……給她帶來一些衝擊吧？她洗澡後，一直在書裡穿着睡袍，來回回的。想起半小時前，她在餐桌邊的爽快、活躍、豪放，總是以歡笑神態談說自己的不幸，和隨遇、掙扎，覺得現時的她，已是另外一個人了！

總之，重逢故人，她不再是八年前的文霞了！十五分鐘後，拖鞋聲消失，一切歸于沉寂。

籠裏籠外

一七五：王德扮女人

可是，這樣的機會已經沒有了，呂穎靈再也不會同來了。

馬魂又想起了呂穎靈的裸體照片和放在藥水瓶裡的器官，但這些都被搜走了。血，血在飛濺！顏色是那樣的鮮艷。在他的腦海中，那鮮紅的顏色所留下的印象實在太深了，它就像一塊紅色的圖章，深深地烙印在腦子的白紙上，怎樣也塗擦不掉。

呂穎靈走了，死了，她再也不會回來！

沒辦法，這是天意，這是上帝的意旨——一會兒，他又這樣想，內心也就釋然了。……

下午，他正無聊地躺在床上，突然，有個身型稍爲肥胖的女人跑進來，站在他面前驛首弄姿。

「你看，我漂亮嗎？啊——」

這陰陽怪氣的聲音使馬魂大感奇怪，仔細一看，他終於認出眼前這個胖女人是王德扮的。

「走開，別來騷擾我！」馬魂惱怒地揮手。

絲連 懷楚

二七一：做好退休準備

後來，老唐反覆站立又坐下，忍着劇痛練習了半小時，才休息了。

老王臨走，囑咐老唐每天練習兩小時左右，過幾天才學抬腿走路，慢慢來，是不能操之過急的，要循序漸進。

這天晚上，躺在身旁的丈夫，輾轉反側的夜不成寐，心中想得很多。

「你怎麼還不睡？已是半夜一點多鐘了。」妻子小聲問他，「是心情不好？想得太多了？是吧。」

「唉，」他呼了一聲，「的確想得很多，主要是我的前途問題呀。」

「你担心領導通你退休？」

「是呀，看來事在必行了，唉！」他長嘆一聲又道，「我想過，退休也好，拿了一筆錢，我去做個體戶，免得整天看領導的咀臉，有時飯也吃不下呀。」

「做個體戶？行嗎？」她担心地問。

劍·顏紅·箭

石·鈺 女士 畫·風秋

九：魔談高張

這一劍去勢十分沉穩，而且劍尖發顫，似尚有後着，跟去年在黃山時已大不相同，智通微微一怔，但仗着自己武功超凡入聖，也不害怕，冷笑一聲：「米粒之珠，也放光芒！」他身子一側，伸手去手于那裏接兵器。

不料光照斗早料到他有此一着，手腕一抖，那劍臨智通身前，倏地一劃，橫截其臂！

智通一時輕敵，幾乎着了道兒，忙不迭縮手，輕輕一響，袖管被劍尖刺破一個小洞，智通左掌橫裏一掌，掌風向光照斗劍身撞去！

他打的如意算盤，假如光照斗一退，他仍可以抓到兵器，但光照斗已非昔日與下阿蒙，只見他長劍隨着掌風劃了半個弧圈，落下時，劍尖向智通的右腿絞去！

智通心頭一跳，他不願退讓，說地歡迎，只有一個人叫藍的舞紗，隨音樂飄飄獨舞，似鳳凰，似蝴蝶，而衣裳隨燈光變色，并且由飄飄然的仙子，漸漸換了樣式，全身包在肉色紗內，看去比赤裸更光彩，舞步也隨音樂韓變了快旋律，有說不出的美妙，觀衆所見，早沒了舞台，只是藍色夜空之中，一個「無邊仙子」在虛無縹緲之中飛翔、旋轉。

城市之光 成匡

事業與愛情（九）

太趕快將碗碟收拾好入厨，再出來：「弟弟今晚去露營，陳太叫我去打牌，我要十二時才回來，如果你們要外出，照平常鎖門好了。」

吳太確是到鄰屋陳太家，但不是事前約好，而是隨時過去邀脚的，其目的，是給予女兒及東尼以機會。

父母的心情，就是這般矛盾的。女兒年輕時，怕她上了男人的當，處處跟住；及女兒年紀大了，成熟了，仍未結婚，便心急了，巴不得他們米已成炊，然後不得不結婚。

吳太雖然給予女兒及東尼以機會，是有定力的人，發乎情，止乎禮。不過，擁抱溫存接吻，那是不能免的了。

最重要的一點，就是東尼說：「姬絲，我尊重你意見，結婚雖然是兩人共同生活，但事業是各有自己理想，我不反對，以後有你自己的事業。」

「難道你不怕又一次婚姻失敗嗎？」姬絲所指的是第一次婚姻失敗。

「我不怕再一次接受挑戰。」東尼說：「我考慮過了！你們兩個的事業心，絕對不同，你追求的是眞正事業，她追求的是虛榮，這不同，結果自與！」

「因爲我的美及年輕不及她呀！」姬絲笑着回答說。

魂還

抗天萬——談怪談——

九：親戚關係

芝芝道：

「這眞是寃枉，但也難怪你不相信，任何人也不會相信，怎會有這種怪事？魯士表哥，連我自己也不相信，可是這是事實。」

蔡魯士道：

「也許我剛才說得太過份了，根本你還未像我的汽車，只是坐在車內，我不應該說你是傻車賊。芝芝，自從我和你見面之後，那個男人的聲音，再沒有在你的耳邊說話了？」

芝芝搖搖頭，說道：

「聽不到了，眞奇怪，他似乎怕了你，我猜他是怕了你，所以，那才不再說話。」

蔡魯士道：

「也許對了，但他既然叫你稱呼我做表哥，則他與我該有親戚關係。並非敏感，從那個早上在電視台他交給我一盒猪油糕，與前一晚阿三姐代主人送我的一盒，我找到印証——梁國棟是與她認識的。梁先生是製作部經理，他不是延聘藝員、歌星的人事協調經理。但作爲製作主持人，電視台的高層人士，又受到董事長和總經理器重，他介紹一個歌星簽約，是輕而易舉的等閒事。

再過十分鐘光景，傳來一陣輕盈的歌聲。傾耳細聽，曉得是文霞的歌聲。唱的是一首情歌，仍離不開哥哥妹妹，愛愛恨恨，纏纏綿綿，沒有多少人間的生活氣息，但還動聽。

芝芝道：

「這個我可猜不到了！」

芝芝說道：

「你如果相信我，可能有特別的事情發生，不過這也是我的猜測而已，因爲他既然叫我帶你回我家中，是有他的作用的。」

果然，奇事出現了！

史歷年百八千二有

廣州最早稱爲楚庭 羊城之名自來傳說

廣州之名則始於漢獻帝時

當時的廣州相當於廣東省

有史爲証

在秦漢時代，就已經是南方的一個都會了。從廣州市會經用過的名稱和城廓的變遷，可以追溯古城歷史的端倪。

「楚庭」：城「廣州舊誌」記載，周惠王（公元前六七六——六五一年），賜楚子熊惲祚，命他掌管南方，「於是南海臣服于楚，作『楚庭』以朝」。另一種說法則更早，說在周夷王八年（公元前八六二年），「楚庭」就已經建立。也就是說，距今已有二千八百多年，這可說是廣州最早的城池了。在越秀公園的中山紀念碑附近，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座刻有「古之楚庭」的石牌坊。

「南武」城：越相公師隅擴展「楚庭」的境界，修成「南武」城。

「任囂城」和「趙佗城」：秦始皇三三年（公元前二一四年），秦派任囂和趙佗平定南越，廣州地區設爲南海郡，郡尉任囂增築「南武」城，稱爲「任囂城」。趙佗繼任囂郡尉，自立「南越武帝」，擴大了「任囂城」稱爲「趙佗城」。舊址在今中山四路的舊倉巷和倉邊路一帶。

「番禺城」和「廣州」：漢獻帝建安二二年（公元二一七年），東吳交州刺史從廣信（梧州）遷至南海，「廣故越城而徙居焉」，即把原來的城池擴大。公元二二六年，分合浦以北爲「番禺城」。